

陳岩鋒

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卡夫卡的《城堡》、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儲安平、聞一多等我都不只一次細致而耐心的閱讀過，她們都強烈地震撼著我脆弱的神經，搏動著我敏感的心弦，使我懷疑生活的涵義、情趣。在閱讀他們述說的真相之後卻掩埋我的真相。不得不考慮厭世，乃至沉淪，拒絕吐露心底的隱私。

或許這是每個多愁善感的年輕人必經之路。時間逐漸澹泊了憂愁、消沉。我漸漸地趨於平靜、進取了。不過還是保留著心底的隱私，掩蓋著真相。別人也不曉得我那麼達觀還存在著「精神分裂症」。但也正常，很多人都是珍藏著自己的隱私直奔地獄。而她卻是了解真相的有力證據。

曾經在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被勞教的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的高足李亞東先生推薦這本書後，我就飛快地跑到書店買了下來。一向我把李亞東先生介紹的書看得很重，也把先生當作啟蒙老師。因為在他所介紹的書裏，我不但長了見識，淨化了靈魂，陶冶了情操，看到了醜惡，發覺了善良，也了解了真相。那麼今天我很快得到她，難道會令我失望嗎？

目前國內出版的新作家或學者的作品已經令我失望，可能很多人也有感觸：抄襲成風，浮躁的學者不顧廉恥；無病呻吟，造作的作家完全喪失了品格。還有甚麼比不顧廉恥、喪失品格更重要的呢。連自我的那個「小」都無法真實言說，為社會難道不是奢談麼？「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是給我的整體印象。不過我一直等待著，等待著，等待著「死水微瀾」的那麼一天。即便，「讓醜惡來開墾」，也希望「造出個甚麼世界」。

「珍珠似的白沫」被「偷酒的花蚊咬破」了。塵封的真相打開了。像《古拉格群島》一樣，《夾邊溝記事》發掘了湮沒的真相。

「關注歷史，就等於關注我們自己。」如此自私而低調的呼籲，為了汲取更多的教訓，避免厄運的輪迴，活得更好，我們也不應該拒絕閱讀。

《夾邊溝記事》<sup>1</sup>，作者楊顯惠，甘肅人，後調天津市工作。小說《上海女人》曾獲得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短篇小說」第一名（本書已收）。作者含辛茹苦五載，自費到隴西調查，將沉睡四十年、幾乎被世人遺忘的中國「古拉格群島」--夾邊溝昭示天下。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勞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裏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

幸存者還不到一半。」（高爾泰：這個農場裏百分之八、九的人都死了。高爾泰原在夾邊溝，後被調走，待遇比其他人要好些，因而幸免於難）。

《夾邊溝記事》分兩部分，共收錄文章四篇。主人公都是很可能被遺忘的「小人物」。既有不以千里為遠，連續三年從上海每二、三個月來到夾邊溝看望丈夫--董堅毅--因為「不吃髒東西」--野草草籽老鼠蚯蚓等等--已經餓死並且被魏長海「剗走」「屁股蛋子上的肉，露出帶著血絲的骨頭」--要求帶走董堅毅全部遺骨的上海女人顧曉雲；「生下來才四斤重，那個瘦呀，那個難看呀：身上的皮膚皺皺巴巴的，臉上也有許多褶子。哪裏像個初生的嬰兒呀，簡直就是個衰弱的小老頭，像只懶貓。哭的時候嗓門細弱還有點沙啞。胳膊腿軟軟的沒力量」，在右派呵護下，「在過去的九個月，他健康地成長著，沒有挨餓。九個月，他的原來皺巴的臉胖了起來，白白的臉蛋泛著紅潤和光澤」的夾農；飽食一頓：「我昨夜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指頭蛋蛋大的洋芋疙瘩」的「舊社會的大學生」，「支援大西北建設」，曾經「在省建工局當工程師」的牛天德；一起逃亡，躲過劫難的高吉義，因飢餓體力不支被狼吃掉的駱宏遠；為了活命偷盜成性，「賊裏頭打著不要的賊」的賊骨頭俞兆遠；還有醫生的回憶裏偷吃糜子種無人救治脹死的何希金，偷吃馬飼料活下來，感激「馬大哥」的王鶴鳴；因思念情人慧敏從夾邊溝逃到石家莊、北京，被「街道積極份子」--母親送到夾邊溝，「升級」判刑六年，信件被姐姐轉交給造反派，因而受毆打，刑滿釋放後與慧敏在白銀西站約會演繹出的李祥年的愛情故事；被王雙福的舅舅強姦的「歷史反革命」家屬--「她的長衫緊緊地繃在身上，腰特別細，衫子的邊上開著個口子，白生生的大腿露了出來」--「她躺了四天四夜啦，她閉上了眼睛」--由上海「移民」來的貴夫人況鐘慧

一個個瘦弱的木乃伊在面前飄搖，一幕幕痛心疾首的倒斃場面縈繞在腦海，一具具死不瞑目的屍體在訴說著飢饉。我們如同刀絞般看著在睡夢中含冤死亡的同胞，難道他們苦難歷程，只是我們談論的話題？難道只是為了自私的鏡鑒？於心何忍吶！

### 三

他們冤枉嗎？

高爾泰先生說：「在我被『勞教』的那個農場，許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送進來的。有的只是為了一點小事，比如不服從分配，罵了領導，或者堅持要回家鄉等等，後來這些人都死在那裏了。」真相就是那麼荒謬絕倫。還有更荒謬的：「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個月送到夾邊溝來的。以後零零碎碎來了些人，那是沒完成右派指標的單位補漏補出來的」。他們就是勞教農場的「原料」。這就是黑色幽默的真相。

右派說：夾邊溝的右派夫妻，「不要說同房，想來串個門見個面都是絕對不允許的。」「夾邊溝是沒有星期日的，刮大風，下雪或者偶爾下雨的日子才是我們的星期日」，「右派們有這樣的順口溜：祁連山戴帽（下雪），右派們睡覺。再就是重大的節日休息像『五一』呀，『一』呀，春節呀。」「一天勞動幾個小時」，「1959年春天開始，勞教分子們每月的口糧就下降到二六斤了」，「五九年春天就開始餓死人了」。「到了六零年九月，勞教份子們調往高台縣境內離著高台農場僅多公里的明水鄉組建新農場，口糧減到了四斤」。「每天早晨要從病房裏抬出去幾具屍體，多的時候幾具。」

「這些人真是餓極了，臉都不要了」。只要活命甚麼都可以做：李文漢吃過野菜野草黃茅草

籽老鼠蜥蜴蚯蚓；魏長海剝走了董堅毅「屁股蛋子上的肉」；高吉義好不容易吃「飽食一頓」，結果被車顛了出來，而「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卻被牛天德吃了；放牧的兩個蘭州右派掏羊腸子吃，說是被狼咬死的；俞兆遠偷大米苞谷蚕豆蘿蔔纓子羊皮，還有拌了農藥六六粉的麥種——「飢餓把人們改變成了不知羞恥的動物。只要男人肯拿出半斤糧票或者一個饅頭，有些女人就在田埂旁或者水渠裏躺下來，脫掉褲子」。即便面臨死亡，仍有人在保持著做人尊嚴：董堅毅因為「嫌髒」、「不吃髒東西」活活餓死；「況鐘慧拒絕進行交換」。

管教人員也是有感情的。當俞兆遠偷蚕豆被管教幹部帶到梁敬孝看時，他說：「啊呀呀，人都暈過去了，你還做啥嘛！」「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數百人死去。黨委書記蔣洪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蔣洪：「死幾個犯人算甚麼？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不過還有沒感情的：圖財害命的醫務室所長陳天堂；何希金偷吃糜子脹死後，夾邊溝農場場長劉振宇大聲地說：「這就是偷糧食吃的下場。看你們還偷不偷糧食！」；乘人之危抹走了高吉義梅花表的陳風林。也有右派自相殘殺和欺軟怕硬的農民：王雙福的舅舅和豆維柯。

人們往常按照階層劃分善良或醜惡的界限在這裏已經模糊了。夾邊溝告訴我：那個角落都有善良和無情無義的人。

#### 四

命都保不住了，有些人跑了，為甚麼你們不跑呢？

「主要是對領導報有幻想，認為自己當右派是整錯了，組織會很快給自己糾正，平反。再說，總覺得勞教是組織在考驗我們，看我們對黨忠誠不忠誠，如果逃跑不就對黨不忠了嗎？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嗎？就怕一失足鑄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少了。」

李祥年說：「娘，我真不想去。勞教農場吃不飽，每天喝稀糊糊，勞動比勞改還要重。母親說哪能呢。共產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是講思想改造的，哪能餓肚子呢。」李祥年的姐姐把李祥年「對當時刑滿不准回家發點牢騷」的信轉給了農場黨委，「結果造反派--管教人員--毒打了我一頓。」當李祥年問姐姐：「我是殺人放火了，投敵叛國了，還是姦污婦女了，你和我劃清界限？」，「你的心怎麼這麼狠？這麼沒情沒義？」「我姐說，我總認為黨是講人道主義的，生活上不會虐待人的——」

人們真的好天真！

#### 五

關閉隱私的盒子打開了。死亡真相，被劊子手戕害的同胞，無論醜惡還是善良都展現在我們面前。雖然面對死亡別無選擇，我們也有面對死亡的那天。但是現在能做些甚麼？

真相固然發掘了，他們所經受的苦難，我們又怎麼數得清。也許只有夾邊溝的片片土壤，白花花の骸骨，隨風飄蕩的破碎布片，坍塌的窯洞還記著他們的悲慘命運。我們不要再踐踏他們皮包骨的身體，不要再圍繞著他們的屍體談論了。否則是對他們靈魂的褻瀆。沒有他們昨

天的苦難，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我們應該站在他們的墳塋前，迎著颯颯的刺骨秋風，看著幽幽的黑暗窯洞，踩著他們死亡的道路，默默的，默默地為他們祝福，祈禱，也為我們祝福，祈禱。

悲劇已經離開我們四 餘年，乾瘦的腐屍只剩下白花花骨頭，成片的墳塋早已被浩淼而蒼涼的戈壁灘湮沒。大概還可以發現支離破碎的殘骸，不過大多數永遠和真相一起消失在荒涼的戈壁。沒有人再去揭露和觸摸那些傷疤。讓他們在風雨中銷蝕吧。災難不只使個人，也使整個人類隱隱作痛。這不是時代的光榮。恥辱柱將會永遠刻上荼毒生靈。

如果說今天還有一個理由叫我繼續言說，我將毫不猶豫地說出真相：

他們的死亡有我們的責任。是我們把親人送上了死亡之路！

#### 註釋

- 1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陳岩鋒 自由撰稿人。以使人們擺脫束縛，思想解放，生活得快樂為己任。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期 2002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五期（2002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